



黜異端以崇正學

朕惟欲厚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學術夫天受天地之中以生惟此倫常日用之道爲智愚之所共由善惡往往聖賢不取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以之書言無偏無頗無一無側王道以之聖功王道悉本正學至於非聖之書不經之典爲世俗紛紛藉藉起而爲民物之蠹者皆爲異端所宜屏絕凡爾兵民愿謹淳朴者固多間或迷於他歧以無知而罹罪戾朕甚憫之自古三教流傳儒宗而外必有仙釋朱子曰釋氏之教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老氏之教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此朱子持平之言可知釋道之本指矣自游食無稽之輩陰竊其名以壞其術大率假災祥禍福之事以售其誕幻無稽之談始則誘取貲財以圖肥己漸至男女混淆聚處爲燒香之會農工廢業相逢多語怪之人又

其甚者奸回邪慝竄伏其中樹黨結盟夜聚曉散干名犯義惑世誣民及一旦發覺徵捕株連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爲罪魁福緣且爲禍本如白蓮聞香等教皆前車之鑒也又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歷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也夫之道惑以律所不宥師巫邪術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無非禁民爲非導民爲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爾兵民以父母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衣食有賴俯仰無憂而顧味恆淫而卽匪彝犯王章而干國憲不亦愚之甚哉

聖祖仁皇帝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藝極陳常煌煌大訓所以爲世道

人心計者至深遠矣爾兵民等宜仰體

聖心祇遵

聖教擯斥異端直如盜賊水火且水火盜賊害止及身異端之害害

及人心之本體有正無邪苟有主持自然不惑將見品行端方
諸邪不能勝正家庭和順過難可以成祥事親孝事君忠盡人事
者卽足以集天休不求非分不作非行故本業者卽可以感神慶
爾服爾耕爾講爾武安布帛菽粟之常遵彛典正直之化則異端
不待驅而自息矣

欽定敬聞

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四言韻文

惟天生民異質同性界以五常統乎百行自聖及凡無邪有正本體既明趨向乃定惟聖覺世振頑啟愚防以政迪以詩書雷霆做戶日月照衢提撕引掖惟善之驅緬思古晉美化醜豆觴知義箕帚明倫以忠於上以孝於親里因仁美鄰以德薰蓋惟先民正學是尚戶謹師承家遵蒙養行不履邪言不涉妄聖教既昌皇風斯暢事有二氏曰老曰釋老主清淨釋宗寂滅為教雖殊其指則一今之異端乃襲其說嗟彼異端何獨非民不知父子不知君臣若飲狂藥如墮迷津離經畔道與匪為鄰匪之不除邪說競作偽託師巫妄言禍福結會傳徒糾盟熾惡使我良民受其愚惑惟民之愚見異思遷謂可成佛謂可昇仙教之不悟信之愈堅不惜

三

軀命無論金錢嗟爾之軀生自父母冀爾承先待爾啟後達固為榮窮亦可守奈何不自受其舊誘嗟爾之財辛苦所餘累非朝夕積自錙銖衣食所賴緩急是謂奈何被惑罄其蓄儲今為爾告爾其敬聽自來百邪不敵一正見現雪消遇霜草隕身敗名壞曾不轉瞬不見異端男女同室廉恥道亡綱常理息如彼禽獸豈容天日一旦伏誅悔之無及不見異端茹素念經愚我黔首亂我儒衿生為民盡死受國刑殃禍不救祈祝無靈不見異端創立名號敢肆譁張自外覆燾翦鴟於林獬鼠在道曾不不朝首領莫保前車可鑒覆轍當思何習其教更拜為師念此蠢蠢哀我蚩氓狂瀾不可遏疇其拯之乃飭疆吏乃命守土為爾爾云考為爾除蠱殄此虺蛇投彼豺虎一警迷途同歸覺路自今庶民各守爾義農服耕耘土修孝弟商阜其財工勤其藝莫作非為永保勿替更告爾兵武藝

爲先冠不在美衣不在鮮武勇旣備禮讓並嫺毋蹈非分豕守勿
愆矧今盛世何生不育化及昆蟲浮被草木飽煖有資俯仰具足
幸生其時太平可樂勿干國憲勿犯三各安本務共享平康秋
田息蜡春社烹羊人其豕壽天亦降神

重輯不得已輯要目錄

原目

請誅邪教疏

與許青嶼侍御書

關邪論上

關邪論中

關邪論下

原刻本附

李敏達公記

日本論

荆楚挽狂子跋

重輯本附

目錄

楊光先傳

曾文正公書

湖南闔省公檄

秋試在邇急于竣工分貽同好昨從友人處覓獲不得已
上下兩卷原書并辟邪實錄等箸不及刊布擬試後集貲
續刻故此書目次先後亦未編定敬祈海內有心世道大
君子彙貲刊印以廣流傳天下生靈幸甚



請誅邪教疏

竊惟一家有一家父子一國有一國君臣不父其父而父他人之父是爲賊子不君其君而君海外之君是爲亂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況汙辱君親毀滅先聖安可置之不計西洋人湯若望本如憲亞國謀反正法賊首耶穌之孽明季不奉彼國朝貢私渡來京邪臣徐光啟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薦於朝假以修曆之名陰行邪教延至今逆謀漸張令厯官李祖白造天學傳襲妖書謂東西萬國皆邪教子孫六經四書是邪教之法語微言非背本國從他國乎如此妖書罪在不赦主謀者湯若望求序者利再可作序者許之漸傳用者南敦伯安景明潘進孝許謙又布邪黨於濟南淮安揚州鎮江江甯蘇州常熟上海杭州金華蘭谿福州建寧延平汀州南昌建昌贛州

疏

一

廣州桂林重慶保寧武昌西安太原絳州開封並京師其三十堂香山畧盈萬人踞爲巢穴接渡海上往來若望借厯法以藏身金門窺伺朝廷機密若非內勾外連謀爲不軌何故布黨要害之地傳妖書以惑天下人且時憲厯面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以尊西洋明示天下以

大清奉西洋正朔毀滅我

國聖教惟有天教獨尊今僧道香會奉

旨嚴革彼獨敢抗

朝廷每堂每年六十餘會每會收徒二三十人各給金牌繡袋以爲憑驗光先不信乃託血親江廣假投彼教果給金牌一面繡袋一枚妖書一本會期一張證二十年來收徒百萬散在天下種種逆謀非一朝夕若不速剪除實養虎貽患雖

大清之兵強馬壯不足慮一小醜苟至變作然後勦平生靈已遭塗炭莫若除於未見更免勞師費財伏讀

大清律謀叛妖書二條正與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事關萬古綱常憤無一人請討布衣不惜齋粉効忠歷代君親謹將天學

傳槩妖書一本邪教圖說三張金牌一面禱袋一枚會期一張順治十八年漢字黃歷一本並光先正國體呈藁與許之漸書

藁具告禮部叩密題參依律正法告禮部正堂施行康熙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具疏

與許青嶼侍御書

新安布衣楊光先稽首頓首上書侍御青翁許老先生大人臺下士君子擲七寸管自附於作者之林卽有立言之責非可以苟然而已也毋論大文小文一必祖堯舜法周孔合於聖人之

書

二

道始足樹幟文壇價高瓊瑤方稱立言之職苟不察其人之邪正理之有無言之真妄概以至德要道許之在受者足爲護身之符而與者卒有比匪之禍不特爲立言之累且并德與功而俱敗矣斯立言者之不可以不慎也茲天主教門人李祖白者著天學傳槩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開闢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憲亞國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依此則東西萬國盡是無人之空地當是時事一主奉一教紛歧邪說無自而生其後生齒日繁散走遐邇而大東西有人之心始其時畧同此祖白則天下萬國之君臣百姓盡是邪考之史毋推以歷年試問祖則中夏之史冊乎是如憲亞之史冊乎如謂是中夏之史冊則一史冊無有以得讀如憲亞之史冊必祖白臣事彼國輸我東彼西相距九萬里安有同文之史冊哉在中國爲伏羲氏謀背本國明從他國應得何罪請祖白自定

謂我伏義是天主教之子孫豈非賣君即非伏義亦必先伏義
作子以父事邪教祖白之頭可斬也古三皇天皇氏已有千
不遠為中國有人之始伏義以前為天官家中積分歷元祖白
九百三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年為天官家積分歷元祖白
歷官不欺歷元之數而謂伏義以前為夏無人豈止於此世
罪祖白安所逃乎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嘉亞之苗裔如嘉亞
之苗裔則五帝三王以至今日之聖師聖師皆令其認邪
教作祖蓋古三皇親祖宗於何地即寸折祖白豈足以盡其
無作祖之罪以中夏之人而認西洋之邪自西徂東天學固
其所懷來也生長子孫家傳戶習此時此學之在中夏必倍
明於今之世矣伏義氏時天主教之學既在中夏家傳戶習且
今絕無天主教之文祖白無端借此妖言出何典不知祖延
白是何等心竅國家有法必剖祖白之胸探其心以視之延
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誡於朝聖賢垂訓於後往往呼天稱
帝以相警勵夫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以二典三謨六經四書
學誣天非聖極已即啖祖白之肉寢其見之書曰昭受上帝天
祖白之皮猶不足以泄斯言之恨

書

三

其申命用休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魯論曰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
凡此諸文何莫非天學之微言法語乎往時利瑪竇引用中夏
教今祖白徑謂中夏之聖經賢傳是受聖賢傳以文飾其邪
邪教之法語微言祖白之罪可勝誅乎審是則中國之教無先
天學者讀至此而不痛哭流涕與之共歎天者必非人也噫
小人而無忌憚亦至此哉不思我

大清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接三皇五帝之正統
大清之

世太木木
祖宗祖

今上也接周孔子之道

大清之輔相師儒也祖白謂歷代之聖君聖臣是邪教之苗裔
六經四書是邪教之微言將何以分別我

大清之君臣而不爲邪教之苗裔乎祖白之膽何大也

世祖碑天主教之文有曰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
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筭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
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
說哉大哉聖謨眞千萬世道統之正脈後雖有聖人弗能駕

世祖斯文而上之也蓋祖白之心大不滿

世祖之法堯舜尊周孔故著天學傳繫以關我

世祖而欲專顯天主之教也以臣抗君豈非明背本國從他國乎
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歲在甲辰春王正月柱下史毘陵許
之漸敬題噫吁戲異乎哉許先生而爲此耶學士大夫如徐光

書

四

啟李之漢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爲天主教作序多矣或序其
歷數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呈書像一書則罔有序之
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
也若望之爲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爲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
載之內盡是其教之子孫君子直以矣目之而已祖白之爲書
也盡我

大清而如德亞之矣盡我

大清及古先聖帝聖師聖臣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代先聖
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於妄而已哉實欲挾

大清之人盡叛

大清而從邪教是率天下無君無父也而先生序之曰二氏終
其身於君臣父子而莫識其所爲天卽儒者或不能無弊噫是

何言也二氏供奉

皇帝龍牌是識君臣經言齋千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親是識
父子況吾儒以五倫立教乎唯天主耶穌謀反於其國正法釘
死是莫識君臣耶穌之母瑪利亞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穌不由
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識父子先生反
以二氏之識君臣父子謂為莫識君臣父子以耶穌之莫識君
臣父子謂為識君臣父子何刺謬也儒者有弊先聖乎先賢乎
後學乎不妨明指其人與眾攻之如無其人不宣作此非聖之
文自毀周孔教也楊墨之害道也不過曰為我兼愛孟子亟距
之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傳襲之害道也苗裔我君
臣學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
孟子之距恐人至於無父無君祖白之著恐人至於有父有君

書

五

而先生為祖白作序是距孔孟遵祖白矣儒者不能無弊先生
自道之也意者先生或非
大清國之產乎或非

大清國之科目乎胡為邪教序此書發此非聖之言也先生過
矣尋復思之是非先生之筆也何以明之先生讀書知字發身
庠序為名進士名御史於聖人之道幼學壯行熟矣非王之
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先生所素定也肯為此非
聖妖書序哉或者彼邪教人之謀以先生乃朝廷執法近臣又
有文名得先生序以標斯書使天下人咸曰許侍御有序則吾
中夏人信為天主教之苗裔矣妖言惑眾有魚腹天書之成效
故託先生之名為之序以搖天下人心為邪教證將來也必非
先生筆也不然或先生門人幕客弗體先生敬慎名教之心假

先生文以射自鳴鐘等奇器必非先生筆也再不然近世應酬詩文習爲故套有求者率令牀頭捉刀人給之主者絕弗經心不必見其文讀其書也況先生戴星趨朝出卽入臺治事退食又接見賢士大夫論議致君澤民之術奚暇讀其書哉使先生誠得讀其書見我伏義氏以至今日君臣士庶盡辱爲邪教子孫六經四書盡辱爲邪教餘論當必髮豎皆裂擲而抵其書於地尙肯爲之序乎此光先之所以始終謂必非先生筆也光先之闢邪論距西集殺青五六年矣印行已五千餘部朝野多謬許之而先生獨若未之見豈於非聖之書反悅目乎必不然矣於此愈信必非先生筆也雖然光先能信必非先生筆有位君子能信必非先生筆天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筆但此序出未二月已傳遍長安非先生筆而先生不亟正之恐後之人未必

書

六

能如光先如今日有位君子如今日天下學人能信必非先生筆也得罪名教雖有孝子慈孫豈能爲先生諱哉先生當思所以處此矣天主耶穌謀反於如德亞國事露正法同二盜釘死十字架上是與眾棄之也有若望之進呈書像可據然則天主耶穌乃彼國之大賊首其教爲彼國厲禁與中夏之白蓮聞香諸邪教同彼國爲大罪人來我國則爲大聖人且謂我爲彼教之苗裔而弗知辱謂我爲彼教之後學而弗知惡使如德亞之主臣聞之不噍我中夏之士大夫無知識乎先生雖未爲序而序實有先生之名先生能晏然已乎以謀反之遺孽行謀反之邪教開堂於京師宣武門之內東華門之東阜城門之西山東之濟南江南之淮安揚州鎮江江甯蘇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華蘭谿閩之福州建寧延平汀州江右之南昌建昌贛州東

粵之廣州西粵之桂林蜀之重慶保寧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晉之太原絳州豫之開封凡三十窟穴而廣東香山壘盈萬人盤踞其間成一大都會以暗地送往迎來若望藉歷法藏身金門某布邪黨於

大清京師十二省要害之地欲何爲乎明綱之所以不紐者以廢前王之法爾律嚴通海泄漏徐光啟以歷法薦利瑪竇等於朝以數萬里不朝貢之人來弗識其來去弗究其去行不監押之止不關防之十五省山川形勢兵糧靡不收歸圖籍而弗之

禁

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遂成習矣伏戎於莽萬一竊發先生何術以謝此序乎時憲歷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謂暗竊正朔之尊以予西洋而明示天下以

書

七

大清牽西洋正朔具疏爭之今惑眾之書已刊印傳播邪黨已分布各省咽喉結交士夫以爲羽翼煽誘小人以爲爪牙收拾我天下人心從之者如水就下朝廷不知其故羣工畏勢不言養虎臥內識者以爲深憂而先生不效賈生之痛哭反爲作序以諛之乎光先抱杞憂者六年矣懷書

君門抑不得通惟付之筆伐口誅以冀有位者之上聞先生乃天子諫臣不比光先之無官守言責執典章以聲罪致討實先生學術所當盡職分所當爲者況有身後之累一序乎光先與先生素未謀面而輒敢以書唐突先生者爲天下古今萬國君臣士庶之祖禰衛爲古先聖人之聖經賢傳衛爲天下生靈將來之禍亂衛匪得已也請先生速鳴攻之之鼓以保立言之名以消身後之隱禍斯光先之所以爲先生計非諂讓先生也

幸先生亟圖之康熙甲辰三月二十五日光先再頓首面投

闢邪論上

聖人之教平實無奇一涉高奇卽歸怪異楊墨之所以爲異端者以其持理之偏而不軌於中正故爲聖賢之所距矧其人其學不敢望楊墨之萬一而怪僻妄誕莫與比倫羣謀不軌以死於法乃妄自以爲冒覆宇宙之聖人而欲以其道教化於天下萬國不有所以逆之愚民易惑於邪則遺禍將來定非渺小此主持世道者他日之憂也故不憚繁冗據其說以闢之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像名曰耶穌手執一圓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問天何以持於耶穌之手則曰天不能自成其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其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

論上

八

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穰以爲人類之初祖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於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者哀悔於耶穌之前並祈耶穌之母以轉達於天主卽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於天堂惟諸佛爲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穌爲誰曰卽天主問天主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子孫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託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預題其端載之國史

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尙猶未壞問耶穌生於何代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誕亦至此哉夫天二氣之所結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時行而物生二氣之良能也天設爲天主之所造則天亦塊然無知之物矣焉能生萬有哉天主雖神實二氣中之一氣以二氣中之一氣而謂能造生萬有之二氣於理通乎無始之名竊吾儒無極而生太極之說無極生太極言理而不言事苟以事言則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則涉於誕矣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政爲此也而所謂無始者無其始也有無始則必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有生無始者之無無始則必有生無無始者之無無無始而上之曷有窮

論上

九

極而無始亦不得名天主矣誤以無始爲天主則天主屬無而不得言有真以耶穌爲天主則天主亦人中之人更不得名天主也設天果有天主則覆載之內四海萬國無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無獨主如德亞一國之理獨主一國豈得稱天主哉既稱天主則天上下四海萬國物類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二十三年誰代主宰其事天地既無主宰則天亦不運行地亦不長養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萬類不幾息乎天主欲救亞當胡不下生於造天之初乃生於漢之元壽庚申元壽庚申距今順治己亥纔一千六百六十年而開闢甲子至於今計一千九百三十七萬九千四百九十六年此黃帝太乙所紀之歷元非無根據之說太古洪荒都不具論而天皇氏有干支之名伏羲紀元癸未則伏羲前已有甲子孔子刪書斷自唐

虞而堯紀元甲辰距漢哀庚申一千三百五十七年若耶穌卽是天主則漢哀以前盡是無天之一世界第不知堯之欽若者何事舜之察齊者何物也若天主卽是耶穌孰抱持而納於瑪利亞之腹中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人之常經也有父有母人子不失之辱有母無父恐不可以爲訓於彼國況可聞之天下萬國乎世間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彼教不知父尊無父之子爲聖人實爲無夫之女開一方便法門矣瑪利亞旣生耶穌更不當言童身未壞而孕胎何事豈童女怡然之所允從且童身不童身誰實驗之禮內言不出公庭不言婦女所以明恥也母之童身卽禽獸不忍出諸口而號爲聖人者反忍出諸口而其徒反忍鳴之天下萬國乎耶穌之師弟禽獸之不若矣童身二字本以飾無父之嫌不知欲蓋而彌彰也天堂地獄釋氏以神道設

論上

十

教勸怵愚夫愚婦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卽現世之天堂地獄而彼教則奉之者升天堂不奉之者墮地獄則天主乃一邀人媚事之小人奚堪主宰天地哉使奉之者皆善人不奉皆惡人猶可言也苟奉者皆惡人不奉皆善人將顛倒善惡而不恤乎釋氏之懺悔卽顏子不二過之學未嘗言罪盡消也而彼教則哀求耶穌母子卽赦其罪而升之天堂是好盜詐僞皆可爲天人而天堂一大逋逃藪矣拾釋氏之唾餘而謂佛墮地獄中永不得出無非滿腔忌嫉如眞爲世道計則至大至正如吾夫子正心誠意之學以修齊爲體治平爲用著論自尊奈何闢釋氏之非而自樹妖邪之教也其最不經者未降生前將降生事蹟豫載國史夫史以傳信也安有史而書天神下告未來之事者哉從來妖人之惑眾不有所藉託不足以傾愚民之

心如社火狐鳴魚腹天書石人一眼之類而曰史者愚民不識
眞僞咸曰眞天主也非然何國史先載之耶觀蓋法氏之見耶
蘇頗行靈蹟人心翕從其忌益甚之語則知耶穌之聚眾謀而
爲不軌矣官忌而民告發非反而何耶蘇知不能免恐城中信
從者多盡被拘執傍晚出城入山囿中跪禱被執之後眾加耶
蘇以僭王之恥取王者絳色敝衣披之織剛刺爲冕以加其首
且重擊之又納杖於耶穌之手比之執權者焉僞爲跪拜以恣
戲侮審刑官比辣多計釋之而不可得姑聽眾撻以洩其恨全
體傷剝卒釘死於十字架上觀此則耶穌爲謀反之渠魁事露
正法明矣而其徒邪心未革故爲三日復生之說以愚彼國之
愚者不謂中夏之人竟不察其事之有無理之邪正而亦信之
販之其愚抑更甚也夫人心翕從聚眾之蹟也被人首告機事

論上

七

之敗也知難之至無所逃罪也恐眾被拘多口之供也傍晚出
城乘天之黑也入山囿中逃形之深也跪禱於天祈神之佑也
被以王者之袞冕戲遂其平日之願也僞爲跪拜戲其今日得
爲王也眾撻洩恨洩其惑人之恨也釘死十字架上正國法快
人心也其徒諱言謀反而謀反之眞實無一不自供招於進呈
書像說中十字架上之釘死正現世之劍樹地獄而云佛在地
獄何所據哉且十字架何物也以中夏之刑具考之實凌遲重
犯之木驢子爾販彼教者令門上堂中俱供十字架是耶穌之
弟子無家不供數木驢子矣其可乎天主造人當造盛德至善
之人爲人類之初祖猶恐人之不善繼述何造一驕傲爲惡之
亞當致子孫世世受禍是造人之人貽謀先不臧矣天主下生
救之宜興禮樂行仁義以登天下之人於春臺其或庶幾乃不

識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獄爲事不但不能救其雲祢而身且陷於大戮造天之主如是哉及事敗之後不安義命跪禱於天而妖人之眞形不覺畢露夫跪禱禱於天也天上之神孰有尊於天主者哉孰敢受其跪孰敢受其禱以天主而跪禱則必非天主明矣按耶穌之釘死實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而云天地人物俱證其爲天主天則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地則萬國震動夫天無二日望日食既下界大暗則天下萬國宜無一國不其睹者日有食之春秋必書況望日之食乎考之漢史光武建武八年壬辰四月十五日無日食之異豈非天醜妖人之惡使之自造一誑以自證其誑乎連篇累牘辨駁其非總弗若耶穌跪禱於天則知耶穌之非天主痛快斬截眞爲照妖神鏡也一語允堪破的而必俟數千

論上

三

言者蓋其刊布之書多竊中夏之語言文字曲文其妖邪之說無非彼教金多不難招致中夏不得志之人而代爲之創潤使後人第見其粉飾之諸書不見其原來之邪本姑其華而不知其實誤落彼雲霧之中而陷身於不義故不得不反復辨論以直擣其中堅世有觀耶穌教書之君子先覽其進呈書像及蒙引日課三書後雖有千經萬論必不屑一寓目矣邪教之妖書妖言君子自能辨之而世有不及知之無狀其有不與同中國者試舉以告夫天下之學人焉今日之天主堂卽當日首善書院也若望乘魏璫之焰奪而有之毀

大成至聖先師之木主踐於糞穢之內言之能不令人眦欲裂乎此司馬馮元愷之所以切齒痛心向人涕泣而不共戴天者也讀孔氏書者可毋一動念乎邪說誠行懼其日滋不有聖人

何能止息孟子之距楊墨惡其充塞仁義也天主教豈特充塞仁義哉禹平水土功在萬世先儒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距楊墨也茲欲距耶穌教正人心塞亂源不能不仰望於主持世道之聖人韓愈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吾於耶穌之教亦然時順治己亥仲夏望日新安楊光先長公氏著

闢邪論中

聖人學問極功祇一窮理以幾於道不能於理外又穿鑿一理故其言中正平常不爲高遠奇特之論學人終世法之終世不能及焉此中庸所以鮮能也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恃其使倭之才不識推原事物之理性情之正惟以辨博爲聖瑰異爲賢罔恤悖理叛道割裂墳典之文而支離之譬如猩猩鸚鵡雖能人言實不免其禽獸也利瑪竇欲尊耶穌爲天主首出於萬

論中

七

國聖人之上歷引中夏六經之上帝而斷章以證其爲天主曰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之上帝吾國天主卽華言上帝也蒼蒼之天乃上帝之所役使者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未可爲尊況於下地乃眾足之所踐踐汙穢之所歸安有可尊之勢是天地皆不足尊矣如斯立論豈非能人言之禽獸哉夫天萬理之大宗也理立而氣具焉氣具而數生焉數生而象形焉天爲有形之理理爲無形之天形極而理見焉此天之所以卽理也天函萬事萬物理亦函萬事萬物故推原太極者惟言理焉理之外更無所謂理卽天之外更無所謂天也易之爲書言理之書也理氣數象備焉乾之卦乾元亨利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元者理也資始萬物資理以爲氣之始資氣以爲數之始資數以爲象之始象形而理自見焉故曰乃統天程

傳乾天也專言之則道也分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專者體也分者用也言分之用而專之體自在矣天主教之論議行爲純乎功用實程子之所謂鬼神何得擅言主宰朱子云乾元是天之性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觀此則天不可言自是天帝不可言自是帝也人舉頭見天以上帝稱天非天之上又有一帝也書云欽若昊天惟天降災祥在德與天敘天秩天命天討詩云畏天之威天鑒在茲皆言天也上帝是皇昭事上帝言敬天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不敢逆天也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衷者理也言天賦民以理也禮云天子親耕黍盛秬鬯以事上帝言順天時重農事也凡此皆稱上帝以尊天也非天自天而上帝自上帝也讀書者毋以辭害意焉今謂

論中

古

天爲上帝之役使不識古先聖人何以稱人君爲天子而以役使之賤比之爲君之父哉以父人君之天爲役使之賤無怪乎令販其教者必毀天地君親師之牌位而不供奉也不尊天地以其無頭腹手足踐踏汙穢而賤之也不尊君以其爲役使者之子而輕之也不尊親以耶穌之無父也天地君親尚如此又何有於師哉此宣聖木主之所以遭其毀也乾坤俱汨五倫盡廢非天主教之聖人學問斷不至此其誇詡自西徂東諸大邦國咸習守之也吁嘻異乎哉自有天地以來未聞聖人率天下人於無父無君者也諸大邦國苟聞此道則諸大邦國皆禽獸矣而況習守之哉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猶可言也尊耶穌爲上帝則不可言也極而至於尊凡民爲聖人爲上帝猶可言也至尊正法之罪犯爲聖人爲上帝則不可言也古有聖人而正

法者否上帝而正法吾未之前聞也所謂天主者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主宰天地萬物而不能主宰一身之考終尙云天主耶彼教諸書於耶穌之正法不言其釘死者何事第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其於聖人易寶之事亦太草草矣夫吾所謂功者一言而澤被蒼生一事而恩施萬世若稷之播百穀契之明人倫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法堯舜孟子之距楊墨斯救世之功也耶穌有一於是乎如以瘳人之病生人之死爲功此大幻術者之事非主宰天地萬物者之事也苟以此爲功則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其功不更大哉夫旣主宰人病人死又主宰人瘳人生其無主宰已甚安敢言功故祇以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八字結之絕不言畢者何功功者何救蓋亦自知其辭之難措而不覺其筆之難下也以正法之釘死而云救世功畢復昇歸天則凡世間凌遲斬絞之重犯皆可援此爲絕妙好辭之行狀妖書妖言悖理反道豈可一日容於中夏哉

開邪論下

詳閱利瑪竇闡明天主教諸書論議實西域七十二種旁門之下九十六種邪魔之一其詆毀釋氏欲駕而上之此其恆情原不足輕重利瑪竇之來中夏並老氏而排之士君子見其排斥二氏以爲吾儒之流亞不覺其教之邪也且其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昇歸天而不言其死於法故舉世縉紳皆爲其欺蔽此利瑪竇所以爲大姦也其徒湯若望知識卑闇於利瑪竇乃將耶穌之情事於進呈書像中和盤託出子始得卽其書以闕之豈有彼國正法之罪犯而來中夏爲造天之聖人其孩孺我中夏人爲何如也耶穌得爲聖人則漢之黃巾明之白蓮皆可

稱聖人矣耶蘇既釘死十字架上則其教已爲彼國之所禁乃
彼國又惑其教而欲行之中夏是行其所犯之惡矣其衷詎可
測哉若望之流開堂於江浙閩粵實繁有徒呼朋引類往來海
上天下之人知愛其器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是愛虎豹
之文而參之臥榻之內忘其能噬人矣夫國之有封疆關之有
盤詰所以防外伺杜內洩也無國不然而今禁令不立而西洋人
集中夏者行不知其遵水遵陸止不知其所作所爲惟以精工
奇巧之器鼓動士大夫天堂地獄之說煽惑我愚民凡販之者
必令粘一十字架於門上妄知其非左道之暗號乎世方以其
器之精巧而愛之吾正以其器之精巧而懼之也輸之攻墨之
守豈拙人之所能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謀爲不軌於彼國
我亦不可弛其防範況曾爲不軌於彼國乎茲滿漢一家蒙古

論下

去

國戚出入關隘猶憑符信以行而西洋人往來反得自如而無
譏察吾不敢以爲政體之是也正人必不奉邪教奉邪教必非
正人以不正之人行不正之教居內地爲顯官國之情勢保無
不外輸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謀國者子無以其親暱而玩視
之也彼教大規行教之人不婚不宦考若望之不婚則比頑童
矣不宦則通政使食正二品服俸加二級掌欽天監印矣行教
而叛教已不守彼國之法安能必其守我

大清之法哉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識
者猶惡其眼故著斯論以表天主教之隱禍有如此論甫刻成
客有向子言利瑪竇於萬曆時陰召其徒以貿易爲名舳艫銜
尾集廣東香山澳中建城十六座守臣懼請設香山參將增兵
以資彈壓然彼眾曰多漸不可制天啟中臺省以爲言降嚴旨

撫臣何士晉廉潔剛果督全粵兵毀其城驅其眾二三十年之禍一旦盡消此往事之可鑒也今若望請彼教人來治歷得無借題爲復踞澳之端乎海氛未靖譏察當嚴廟堂之上宜周咨飭之畫無更揖盜自詒後日憂也續因所聞補贅論末憂國大君子鑒之

論下

七

改天主堂爲天后宮記

自明季萬厯開大西洋利瑪竇入中國造爲天主之名而其教遂蔓延於愚夫愚婦之口其徒之入中國者遂大興土木營建居室於通都大邑之中我

朝定鼎以來

聖

祖仁皇帝念其人生長海外遠來就化雖爲說不經然皆具心

思知識未必不可教導居之京師使沐浴

聖朝德化之盛久而幡然改悟歸以教其國中之人咸知天經地義之正此覆載深仁不遺一物之義也豈知荒誕狂悖之見固結而不可解我

皇上御極之初洞燭其奸黜其人皆歸南澳不得盤踞內地而直省之所爲天主堂者以次而改雖然自利瑪竇之入中國迄

記

七

今幾二百年浸淫沈溺惑其教者未必一旦豁然有悟卽悟矣或以爲不妨存而不論以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是其得罪於天而爲害於人心風俗者卒未大白於天下也夫不申其罪無以嚴附和之心不誅其心無以破奸詭之膽夫教稱天主是風雲雷雨陰陽寒暑彼皆得而主持之也不知未有天主之前將竟無有陰陽寒暑風雲雷雨乎抑將別有主持之者俟天主出而授之柄乎此其謬一也入其教者必先將本人祖宗父母神牌送與燬棄以示歸教之誠不知天主生於空桑乎抑亦由祖宗父母而生也彼縱生於空桑亦不得率天下之人而盡棄其水源木本之誼況人之所以敬天奉天者以天實能生人生物耳今以生我之父母祖宗而棄絕之尙何取於生人生物之天而敬之奉之此其謬二也棄絕父母祖宗者欲專其敬於天主

也然聞西洋之俗亦有君臣有兄弟朋友且生生而不絕則何不盡舉而廢之而所以事天主者尤專且篤而獨父母祖宗棄若敝屣此其謬三也西洋之教一技一能務窮思力索精其藝而後止設所得止及於半而死則舉而授之其子脫其子猶有未就則復舉而授之其孫或一傳或三四傳其藝始精則羣然推而奉之以爲此可爲行教之人矣今之入中國者悉此類也夫一技一能原無當於生人日用之重至於奇技淫巧尤爲王法所不容今旣不知有祖宗父母則爲其祖宗父母者當亦不復以子孫視之獨至奇技淫巧之事父忽念其爲子而不啻箕裘之授子忽念其爲父而不啻堂構之承此其謬四也藝旣精矣遂可出而設教行道矣夫旣祖宗父母之盡棄其他漠不相識之人復何關欣戚而必窮數世之精力以利他人之用此其

記

九

謬五也然此雖足爲人心風俗之害而弊止及於惑其教之人其罪猶小若其居心之險則尤有大不可問者西洋去中國數千萬里而遙非經歲不得達又有大海風濤之險去故鄉離妻子跋涉而來以人情論必有所利而爲之故攜帶土物造作器用其誑中國之金錢誠不可數計乃聞入其教者必有所資給人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中國之財而仍給之中國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之抽也或云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彼來中國者皆善黃白之術以彼國之金錢而用之中國夫以此數人之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肯傾貲以佐其用則其所圖者非利也彼旣以天主之教惑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要結人心是其設心殆有在矣或又爲之說曰彼其志欲行教耳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

國何難去故鄉離妻子蹈不測之大海以博後世之名夫好名之人或有捨其身以徇人者然一人好名何爲盡一國之人亦皆好名而傾賞以佐之也且絡繹而來其居天主堂者所在而有抑何好名者之多也此蓋非無所爲而爲之者一見其技於噶嚙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爲行教計耶抑不爲行教計耶且愚夫愚婦未有不以禍福動其心者今日本於海口收港登陸之處鑄銅爲天主跪像抵其國者不蹈天主像則罪至不赦夫旣爲天主之主而受海外一國如此蹂踐毀蔑卒亦無如之何其不能禍福人明矣所精者儀器而璿璣玉衡見之唐虞矣所重者日表而指南車周公曾爲之矣所奇者自鳴鐘而銅壺滴漏漢時早有之矣所駭人者機巧而木牛流馬諸葛武侯已行之鬼工之奇五代時亦有之至今尙有

記

字

流傳之者是其說不經其所製造亦中國之所素有其爲術又不能禍福人吾不知何爲而人之惑之也今毀其居室改爲祠宇撤其像塑之詭秘者設以莊嚴夫而後人目不見天主之居耳不聞天主之名異端邪說久且漸息其有關於風化豈淺鮮哉雍正年月日浙江巡撫李衛

日本世宏論邪攻攻心

見關靴論

攻地不若攻人攻人不若攻心攻地而失者如曹操之于赤壁
符堅之于淝水攻人而得者如漢高之逐范增唐宗之降李密
至如項籍之說韓信李師道之圖裴度亦失之今之洋夷則又
狡于攻心者也蓋洋夷之爲計以爲用兵爭地其民未附則雖
得之旋失之財耗人亡得不償失不若邪教誘之移其人心使
疾其君如仇讎而親我如父母忌其吏如蛇蝎而敬我如神明
然後乘其釁而入焉則不傷一卒不費一金而爲我心腹之民
此百世之利也所謂攻心者如此吾所最惡乎耶蘇者爲假好
生之說以攻人之不仁挾賊心以戕人之家國也夷之言曰天
道仁爲大而中國之法有讖是爲不仁之甚至乎引皇矣泮水
諸篇所云馘爲決非經訓出後人附會而排之黜選爲此言

論

三

者自以爲用中國之說以攻中國攻心之最巧者耳獨不思敵
者國之愾也歟之馘之剽之虜詎傷欲勿傷若勿拒將愛
親遂將不愛其君乎且彼自有火攻術火之毒其慘孰與割耳
屠牛豚而食之以撲蠅捫蝨爲不仁豈理哉雖然識者少而庸
人多加之以貧民頑奴梟徒彼擲金以誘之鳴不仁以煽之幾
何其不親彼爲父母仰彼爲神明也夫彼所以得攻我之心者
以我失我民之心也我不失我民之心則彼雖千方搖之惡得
有可攻之費哉國之有貧民猶家之有病兒也其有怨氓叛奴
梟徒猶家有蕩子也有病兒而不之藥有蕩子而不之檢使穿
窬之盜一朝誘焉以賊其親殆將誰歸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爲上下
卷名曰不得已官欽天監三年免歸至山東爲西洋人毒死錢
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邏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
焚之地北偶談蓋耶穌之教其時原書具在因述其不通如此
則皆知其爲邪教故欲焚之以滅其迹也論者謂不得已一書
其息邪說正人心長公獨能辨折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不錫
視山人今其書鮮有存者因節錄其上卷書五篇并附以李敏
達公記及日本論以互相發明題之曰不得已輯要見之者其
其黜諸荆楚挽狂子識

楊光先傳見孫淵如先生文集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明時爲新安所千戶崇禎十年
劾大學士溫體仁給事中陳啟新昇棺自隨廷杖謫戍遼西
國朝順治三年光先上言時憲書面不宜用依西洋新法五字
久之又告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爲閏七月附呈摘
謬十論及闢邪三論先是西洋人有利瑪竇者與其徒湯若望
等自明萬曆時奉所爲天主教以來中夏其所事之象曰邪蘇
手持圓象曰天設爲天堂地獄之說以誑誘人謂邪蘇生于漢
哀帝元壽二年庚申歲以罪磔死其時有日食地震之異光先
斥之比于漢之黃巾明之白蓮教謂邪蘇死爲謀逆不應行教
於中國且其死既言在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考漢
史是時無日食地震之異皆妄言惑眾之甚者康熙三年七月

傳

一

光先又以天主教所授江廣圖書金牌繡袋等呈控禮部 救
下吏禮二部會鞫是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湯若望推初虧在
申初一刻強食甚在申初二刻半復圓在西三刻食虧在南光
先推初虧在未正三刻食甚在申正一刻食虧在北與若望異
候之如光先言若望竟不驗由是罷黜若望等四年授光先欽
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叩闈辭職疏五上不許自輯前後
所撰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不得已錄傳聞西洋人以重價購
燬之云其斥地圓之說謂其違方圓動靜之義若浮于虛空則
人物不成安立若有安著則下土爲地覆壓矣其斥星圖移宮
之謬以爲若望移寅宮之箕三度入丑宮之初因將恆星俱移
十餘度他宮猶不爲顯獨未鬼宿移入午宮四五度又斥其一
月三節氣及二至二分長短及更換皆參一宿之謬皆以爲不

合古法西洋人既聞光先之說後又遁其辭以言天云

舊史氏曰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知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西法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創地圖之說誤會諸子九天及楚詞圜則九重之言而創宗動天之說誤會歲差之言而疑恆星有古今之差變古日月徑千里月來食日之言而云日體大于地地影蔽日故日食又以私意移北辰東移使其國土漸入離方皆非先王之法言聖人所以不論實則推步日月五星之法不繫於此必欲談天窮所不可知甯信各緯書及張衡虞喜諸人有本之言矣光先之折西法求申日食虧南之謬徒以推步知之按五經異義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

上則其食虧于下是時日食在下舖合之經義自應虧在北也

傳

一一

光先文不甚雅馴而謬誇之節有可取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西人以此歛蹟光先之功固亦偉哉

曾文正公書示逆夷威愛瑪

威君足下別來八載，張各一方。足下翔武於天衢，鄙人蟻屈於海上。緬想光儀，末由接晤。頃有人自都門來，盛傳足下至總理衙門親遞議畧，總稅司赫君復著局外旁觀論，連篇累牘，各數千言。中外情形反覆，議論有心。人讀之無不毛髮灑然，憤愧無地。使乎使乎，愛我中國，抑何厚也。然僕竊怪公等巧於代謀，而自謀則拙也。明於料人而料己，則闇也。又怪中外情好雖甚，淡洽而揆之於理，終有所隔閼難通也。足下在我中國，多歷年所，近駐京師，曰閱邸抄，朝廷動靜，四方奏報，無不周知。越俎而欲使借法自強，又恐他日不能自信。倉卒遇變，緩不濟急。與赫君所論內情，外情大畧相同。第名爲公論，實挾私智。多方恫喝，無所不至。噫，亦太甚矣。僕聞有國有家者，凡有舉動，必準人情合

書

一

天理不徒恃強取勝已也。公等云云，似六合之外，別有一理。請先設譬以明之。今有世家大族，廣廈連雲，修葺乏人，稍稍損壞，有比屋匠者，覬覦有年矣。猝語之曰：爾有多屋，臨於通衢，我將賃焉。不俟允否，強立契卷，入而據之。他日則又曰：爾之垣墉剝落，盜賊充斥，曷不墜茨，曷不擒治。爾力不足，我將助汝。爾之家則爲我有，爾無與也。敢問足下此何理也。如公等所言，不肯與不能二事，一則強之使肯，一則別有能者起而攘臂，何以異於是。且足下亦知中外人情有同不同乎。一論通商中國。

皇帝崇本抑末，貴農桑而賤商賈。關市之征，所以懲其驕貨，無厭而使之重去其鄉也。通海通番，舊有例禁。今越數萬里重洋，往來貿易，外邦之人樂至中國，中國之人不願至外邦。此人情所不同，中外絕異，非可強而致也。旣爲商賈營計，一權子母，牟

餘利以蓄妻子厚身家此又人情所同中外一致非可歧而視也自西國通商凡可攘我之利源奪我之利權者悉載條約惟恐不盡西國得矣中土之人何所賴乎至十年換約之說公等亦云將來西國有欲必請所請必遂其欲而後已乎心察其所必欲乃我中國所必不能行之事信如斯言中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皆將車轍馬迹焉中國五嶽四瀆天之所設地之所限遂西人之欲則必有有力者一舉手而平五嶽填四瀆蕩蕩便便任其所至無不快意肆志而後可則必盡中國百千萬億人民供其役使百千萬億財貨金寶入其庫藏百千萬億土田宮室苑囿納其賦稅百千萬億精靈血肉飛潛動植服其考教核其視聽之數者必萬取萬勝萬萬無不可而後可如有萬分一所不可者則我中國人民必將羣起而劓及於西人之腹財貨

金寶西人知愛而不知惡將必爲腐腸之藥餌附骨之癩疽土田宮室苑囿西人能入而不能出必盡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精靈血肉飛潛動植狎而玩之動而侮之必相視若仇讐跬步之間房闔之地造次顛沛無一不相與爲難凡此者何也不準人情不台天理必然之勢無足深怪足下徒見目前西國有形之利不知他日無形之害如此其大也一論傳教中國之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凡此數聖人者未嘗執途人而語之曰爾必從我教然自天子以至庶人從古至今無不從此教者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之外則入於禽獸之中入而不願爲禽獸也則必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仁之至義之盡天理人情之至無一毫矯強於其間夫是以不言而信不待動而自成也天主一教西國教士奔走四方學習國語

開設講堂千言萬語舌敝唇焦不過勸人一信字其教故名曰信天主教必其中有不可信之道矣卽返之己亦必有不可自信者矣夫不可信而求信已不能信而強使人信則人情必不信也無論不信卽千百中或有一二人者大抵傭工手民村媪社妻至愚下賤耳亦有桀黠莠民敗其行檢鄉里不肖無所得食竄入彼教以圖生活然且教主耳目所不及則亦祀鬼神奉神像拜先人坵壟犯其所謂十誠豈皆不樂昇天堂不畏入地獄哉秉彝攸好之德出於至性發於自然天堂地獄之說不足以勝之也中國異端之害昔有楊墨今有釋老釋近楊老近墨二氏之教世主嘗奉之漢唐以來能自立教者要亦有故佛氏一大智慧人所傳內典經中中國文人才士爲之潤飾奧義微言往往而有中材以上受其牢籠老氏籍隸周土官周柱史其

書

三

教慈儉清淨不貪爲寶故世主用之天下亦治若天主教明季始入中國利瑪竇南懷仁諸人僅知天算地輿之學其所著七克等書雖自成一家言而異說輻輳已爲儒者所不道況今之教士來中國者愈趨愈下并利南輩而不如所論教事荒謬淺陋又不曉中國之教又不願通人爲之潤飾開堂講論刺刺不休如夢中譏語稍有智識者無不捧腹而笑夫以二氏之教廣博精微尙無足引人出於古聖先王之道之外况遠不如二氏之教之天主教欲行之於中國烏可得乎然西人之必欲行其教於中國其用意自有在矣中國不吾信從也彼固知之是有術焉施小惠使饜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從而誘之以美福厚報使迷惑其心志變易其肺肝溺焉不返不顧利害生死惟吾說之是從天下無事伏戎於莽一旦有事入我教者雲合

響應盡起而叛其長上是禍中國也中國知其禍故愈不信從非上之人禁之使不從也仁義中正之道入人者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序確乎不可易天堂地獄之說果不足以勝之也一言以蔽之曰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一日不絕西國之教一日不行彼行是教者豈不大愚乎哉通商傳教二者事之已然者也更有未然之事則尤可怪者矣赫君論中國有云試問中國將來能常爲自主之國否斯言也他人不解僕則解之泰西各國正有三等故稱中國爲自主之國鯁鯁焉使自審其將來能與不能將惡我中國利其不能耶抑愛我中國惟恐其不能而望其能耶我中國從未有不能自主者五帝官天下其傳賢也君主之三王家天下其傳子也君主之秦以前天下爲侯國侯國各有主天子爲侯國之主秦以後天下

書

四

爲郡縣郡縣各有主天子爲郡縣之主仁如堯舜民之主也暴如桀紂亦民之主也君臣之際名分甚嚴恩禮甚重名分嚴故君爲主恩禮重故共戴一主使西國民爲主君民共爲主之政行於中國此大亂之道也或謂蒼鷺出典午東白雁來天水空我中國將不能自主殆指此耶此大謬不然之論也中國所以能常爲自主之國者在德不在力以無道行之雖強必亡以有道行之雖弱必昌晉政不綱骨肉相戕非五胡所能滅也江左偏安可謂弱矣以符氏之強一萌投鞭之志肥水奔潰國隨以亡趙宋南渡康王孱弱而虜馬臨江兵氛不揚元祖起自漠北定鼎燕京不務勤修德以力征經營不及百年大命已傾天人之際益可觀矣夫明昨之將終也皇天眷顧命我

聖清入主中夏世世相承靡有失德今

皇上冲齡踐阼

兩宮母后慈訓有條親藩夾輔羣臣輯睦小醜跳梁漸以撲滅海內喁喁望治國家深仁厚澤固結人心者已二百餘年於茲矣然則何謂不能赫君之意直謂將來西國協力以攻中國中國地方瓜分瓦裂如是則不能常爲自主之國矣嗚呼噫嘻言不可若是其易也是利我中國之不能自主也蓋亦思中國不能自主之大不利於西國乎即今日和約所載各條孰許之我皇上許之海內人心固有所不欲也雖不欲而上有

天子又有

天子之命更與西國使臣共立條約普天率土莫敢不遵此中國能自主之明效大驗也假令

天子他日下一詔令與西國條約所載有不便於爾民者余一

書

五

人不能自主惟爾民任自爲之百姓素日疾首痛心積深怨於西人聞是詔下雖三尺童子亦肉袒披髮荷戈執挺而前與西人併命於一日燎原之火不可撲也鷙鳥之擊不可避也及是時天下英雄承敝而起旣無所主爲患更速西人奈何而欲我中國將來不能自主也昔在有唐吐番回紇聯翩入寇中自攜貳更受唐盟鈔畧輜重狼狽而返蓋人各有心師難用眾勢如連雞莫敢先動見利忘義同室相攻首爲禍始卒以凶終夫亂者治之機中國之亂有中國之法足以治之強者弱之兆西國之強舉事一不當而弱之者至矣僕深怪自謀拙而料已闕者正謂此也竊思高明之見必不出此或者異邦之人紛紜聚論有此數說公等傳述所聞俾我中國君臣知所戒心天理人情斟酌盡善他時換約去所不便擇有便者務令彼我之間均獲

利益誠如是則中外皆安永保无疆之祿若逞其私智乘機自利要求必不能行之事從此外國生事中國多事一治一亂誰強誰弱天下事未可知也僕不佞往者自蘇返滬獲奉諮言相知之雅欽佩弗諛願効忠告之義不避忌諱無所逃罪謹附以聞伏惟諒鑒並使赫君知之何如

書

六

湖南闔省公檄

慨自邪說日熾正道寢微異類橫行人心其憤有如逆夷狹狹狃狃者僻處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種半人而半畜山書所謂保蟲漢志所謂鯁人者也明綱不振宣德時利馬寶艾儒畧等始以其國之耶穌天主教惑人當時有識者已爲隱憂至請旨屏逐遂勒回本國我

朝惠鮮遠人乾隆四十年准互市廣州蓋

聖主

無外之意非有所取於彼也詎意狠心叵測欲壑難填不念覆載之恩反肆猖狂之志所至傳教誘賺愚氓刊布邪詞敢爲欺誕彝倫攸斃廉恥胥亾始猶畏人攻擊私相授受今則到處招引白日連橫四野騷動人情洵洵厝薪之憂伊於胡底爲虺弗摧爲蛇奈何拒而絕之烏容稍緩姑卽其說之中人者指其妄

檄

焉天一而已以主宰言之則曰上帝乃變其名曰天主卽耶穌以實之考之耶穌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不知元壽以前之天果虛位以立耶抑別一人主之如六朝之禪代耶其妄一也耶穌旣爲天主其神聖宜非人思議所及乃考其所述不過能醫夫徒能醫卽爲聖人則扁鵲華陀之能起死回生者皆聖人矣況天下甚大耶穌一人能救幾何其妄二也天之所降天必護之乃耶穌在世僅三十餘年卽爲巴斗國王釘死身且不保而謂其鬼可福人此不待智者而知矣其妄三也尤可笑者其死爲弟子觀音保所賣夫逢蒙射羿猶爲愈己之故而觀音保直貪國王七十餘金而殺其師弟子不能知而謂能知人善惡誰信乎其妄四也其教旣專奉耶穌一人而又有伊勒波羅二種互相詆訐孰是孰非迄無所定其妄五也彼教言一切罪過惟天

主一人可赦凡入其教者悉升天堂無論蒼蒼之表誰見其有堂卽有之而不問良莠概登其中上帝何啟寵納侮之甚耶其妄六也日本鑄耶穌之像置海濱及通衢間令過者污穢而踢擊之彼旣云役通仙佛何甘受辱寂無靈響其形神視無名草木猶不逮而謂爲天之主有是理乎其妄七也至其害之切膚則尤有不可究極者不掃墟墓不祀木主無祖宗也父稱老兄母稱老姊無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無夫婦也不分貧富入教給錢無廉恥也不分男女赤體共浴無羞惡也剖心剜目以遺體爲牛羊餌藥採精以兒童爲螻蟻採婦人之精血利己損人飲蒙汗之迷湯蠱心惑志總其權者白鬼子行其事者黑老爺種種所爲牢不可破反以禹湯文武畫爲妖魔是以當日行之利末亞洲而利末亞洲爲其所屠矣行之印度而印度爲

檄

二

其所併矣行之日本而日本爲其所亂矣我中華之庶富千百倍於諸夷彼心涎已久今茲之來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可知者也不亟防維毆除將數千年衣冠禮義之邦一旦易爲榛榛狉狉之域大可恨也稍有生人之氣者當痛心疾首之不遑而謂尚可姑待耶然而無一人敢倡言其非者則以愚者爲彼所惑謂可致富護福能免災劫不知挹彼注茲爲所播弄從其教者未見其咸稱素封且有赤貧餒斃禍發株連者其所云者類皆捕風捉影徒自入於禽獸而不悟智者爲彼虛聲所聳懼其挑釁結怨夫逆夷自道光二十二年陡生叛心寇粵爲患是誰挑之也旋寇閩寇越是誰挑之也蹂躪江蘇滋擾山東劫掠天津又是誰挑之也今旣侵凌京師大傷國體卽不挑之豈遂斂手而去耶何尚懼彼虛聲而不爲戡靖計耶且彼去中國五萬

里大海三重豈有越海五萬里而可制人死命者乎前之闖入內地以沿海居民爲其所餌真夷無幾我南人素忠義斷無有爲所役遣且湘水清淺火輪夷船難至卽至矣而我用岳武穆破楊么之法拒之有餘尙何憚其難而不同心戮力乎惟是被惑之人漸染已久毒入肝脾不教而誅有所不忍先期開道令其自新尙仍執迷族長鄉耆團總甲隣其爲執之緩靖地方投諸海外異類爲伍斷不容淫邪雜種玷辱中土今茲之舉上爲君父抒肝食之憂下爲生民解荼毒之苦庶人心益正而風化彌純凡我同儕當共勉之毋違此檄

謹擇其最惡而毒者十害條於後

該教不敬祖宗及諸神靈所奉之神惟吡氏而已行教者爲教父名曰黑老爺爺奉教之時令人自誓其身爲吡氏所出必先毀

檄

三

其祖考神主以示歸心噫自絕其本也本去則枝葉未有不害者

該教以濂水爲令濂水者以巴禮老教父也之屍及巴禮國王之屍

煎爲膏脂合以蠱惑迷藥佐以符咒教父掌之初入教者誓畢

卽以水滴其頭並滴少許于白水令飲之名曰清心水自是胸

腹中有一小監子依附其心雖嚴刑苦勸邪祟把持甘死不

改彼美其名曰菩薩心此誠不可解也殆如癩狗噬人感其氣者

腹中卽有小犬亦此意也

從教之人先本清白自立誓喫水後必作怪發狂先將祖宗牌

位劈碎次及諸神像以後見廟宇卽毀壞無遺尤可怪者其發

狂之遲速必如其人歸家之遠近有一二日歸途者則發狂在

一二日之外或止有一日歸途者則發狂在一日之外也必令

其至家數時而發亦巧于惑人者也

入教者必先書明姓氏里居年命並合家男女幾口不可假報一字伊傳教後隨至其家照冊點驗命留一女終身不嫁名曰守貞此女卽爲傳教人正供其餘婦女憑伊所欲而供之伊傳教人僞爲無邪正襟危坐婦女皆跪前羅拜之彼授以藥丸名曰仙丹實媚藥服之欲火內煎卽不能禁自就之而伊與淫名曰比臍通氣伊原習房術善戰而婦女亦貪戀而甘悅之故被探戰者視本夫如糞土此教行而衣冠之族皆易爲平康樂戶猶害之小焉者也

該教有取黑棗探紅丸者處女名紅丸婦媪名黑棗採取之法伊傳教人囑從教婦女與伊其器洗澡皆裸體抱登床上先揉捻婦女腰脊至尾閭處以小刀破出血伊以股緊靠其際取其

檄

四

氣從血中貫通名曰握汗而婦女已昏迷矣自爲仰臥則子宮露出已生子者狀如花開其間有顆粒黑斑脂膜伊以刀割取入盒未生產者如含葩吐蕊鮮若珊瑚伊採取其中之似珠者珍而藏之其餘仍納入陰竅而該婦女並不知其所爲但神氣消沮縱一藥保不死而終身不育矣使此教久行于世而人道必絕害孰甚焉

該教有取童精者迷騙十歲以外童男以濂水滴諸頂門或作膏藥貼諸眉額其童之精卽從下部流出彼則如吮乳然盡情取之彼童瘦弱數日而死又或以藥貼足心以針破泥丸處氣腦漿並通身骨髓自頂湧出伊收取入瓶餘則舐而食之彼童卽死似此貽害能不悲哉

從教者將死之時必有同教數人來屏去其家之親屬伊等在

內險經求救其實趁其人尙存氣息卽剗其目剖其心爲彼國造僞銀之藥然後以布束尸聽家人殞殮蓋謂人之精靈在心而五臟之精華在目心目存其人猶未死對之唸經則必登天堂至于驅壳猶傳舍也不必惜之此害人終自害也

該教誘人先恃銀錢而不知受伊銀錢卽受伊害無論其被買入於禽獸卽自甘爲禽獸祇圖目前之銀錢而今日貪伊微利他日百倍取索而無厭所謂取之內府藏之外府也何世人不明利害之辨哉

勸教者有裝算命看相散布四方男女不一談論命相誇譽之餘婉以甘言誘之又有拐騙者假託優人要把戲及諸色人等乘其不備拐取男女賣與逆夷甚有以之入海濱釣海參者以人爲餌則得參最多深可痛恨

檄

五

逆夷教匪外以和約通商欺蔽中華關塞不能盤查官府不能禁止而其中包藏禍心實與寇賊一氣四處之勸教者卽賊之偵探也今倘任其驕橫一旦毒發將不可救又傳聞逆夷教匪入山東曲阜毀壞聖陵及廟殿聖裔多遭害有苗姓統率義兵驅而戮之始不敢近境吁耶蘇之說流行孔聖之道不作尙復成何世界也凡我士農工商拔劍同仇有不合志者卽同異類

書後

子承執友亦倉氏之屬校刊楊先生書既竟恭錄

聖諭廣訓

欽定四言韻文弁其端且敬識之曰蠻夷猾夏流禍遠矣獫狁匈奴

吐蕃回紇之爲周秦後大患者皮劉我邊陲侵掠我土地虜獲

我玉帛子女已耳於我中土之人心世道無損其毫末也明政

不綱西人越數萬里重洋始通中國遂啟其狡逞之漸天眷

聖清統壹華夏懷柔震疊訖于萬方窮海島夷之梯航重譯而來王

者

朝廷鑒其喁喁嚮化之意如天之度廓然容之謂藐茲醜類非盡

無良使之涵育乎

覆燾之仁沐浴乎詩書之澤潛移默化蓋有用夏變夷之望焉迺

書後

猘猢之性自外生成包藏禍心覬覦非分進煙草以傾覆我身

家矣傳邪教以成賊我心性矣中土臣民之爲所愚者甘其鴆

毒惑其簧鼓二百年來駸駸乎遍天下矣昔林文忠督粵首請

禁烟羣酋懼服後湘鄉曾文正入覲時以教堂多事籲懇禁革

亦蒙

俞允事未卒行而我

列祖

列宗至誠前知若逆料其害之將底於是也又深憫夫邪教之惑民

志更甚於烟草起民命也特願

聖諭昭示中外顯斥其教目爲不經凡以衛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

道而杜異端之萌蘖者意深且遠矣楊先生生逢

盛世作爲此書宣敷

聖化祓除邪說口誅筆伐本塞源辭而闢之使天下後世曉然於
彼說之爲邪而力防其索隱行怪之漸厥功偉焉予久憤是書
未傳致異說之蔓衍今始獲楚中輯要本重刊之爾以陽湖湘
鄉諸先生所著且敬陳所以恭錄

聖諭之意承學之士伏讀

謨訓退而紬繹先生之書以教其鄉里推及天下咸知邪教之棄絕
於

列聖而變於夷者之罪無可追也相與提撕警覺之俾交勉於未然
自拔於既往蚩蚩之徒皆出於邪而入於正此書一日不絕彼
教一日不行儻亦人心世道之所繫乎苟聞此書之旨而猶悍
然自是冥頑不靈甚或膠守邪說隱與爲難雖不才竊願奉

列聖之威靈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光緒十五年七月朔今之傷心人

書後

識於句吳學古草堂



六一堂藏

